



鹽鐵論卷之五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扶音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

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

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

乘去聲以制海內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

太山而包丘子不免夔墮高廬如潦歲

之鼃音蛙口非不衆也卒死於溝壑而已

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去聲義雖

言好去聲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去聲秦也始皇任之人臣

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觀其懼不測之禍

也李斯傳曰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

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

歸咸陽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

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

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

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

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

知所稅駕也申屠剛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蓋天

下者不安威震人王者不全包丘子飯麻

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音洛其志安之於廣廈

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陸雲曰富

所欲也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

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

而恬貴於芬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

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

夫音扶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

知荀息之圖之也知去聲伯富有三晉非不盛

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

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也也人間訓曰晉獻

公欲假道於虞

以伐號遺虞垂棘之璧。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號。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號。相恃為勢也。若假之道。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號。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趙世家曰。襄子立四年。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曾世家曰。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秦族訓曰。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

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亡汶陽之田而霸。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之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號。襄子以城壞誘知聲伯。身禽通作擒於趙。而虞號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

申旗曰。昔者六晉之時。智

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但子躡其踵。肘已接於車

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繆稱訓曰。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已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耻。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食於縣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傳曰。李斯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南方有鳥名鵯鵯。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鵯。俛免音

啄腐鼠。見鵯鵯而嚇。

音黑

今公卿以其富貴笑

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鵯嚇。

音黑

鵯鵯乎。

南華經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鵯。子知之乎。夫鵯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棲。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鵯得腐鼠。鵯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

古防字

固辭。禮者所以

文鄙行

去聲

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

可道。行思可樂。

音洛

惡言不出於口。邪行

去聲

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去聲道。故禮以

行之。孫音遜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

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音潮以治民。

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縣音懸門腐鼠。何辭

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人間訓曰。虞氏。梁

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

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

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

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世審

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

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

務於天下。請與公僂力一志。

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

文學曰。聖王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

養賢。能者受之。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

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義

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

避周之三公。馮忌曰。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

中。席隴畝而庇桑陰。陰移而天

下傳。尚書中侯曰。文王至田於溪水畔。呂尚

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

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

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鈴。報在齊。尊

賢篇曰。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

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

相見也。不待苟非其人。簞食音嗣豆羹。猶為賴

試而知矣。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上聲

民也。賴。幸也。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說林訓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

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陸子曰。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

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

而辭豐。夫太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

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

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音黑人

其患惡音烏得若太山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貨殖

傳曰。天下熙熙。皆為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

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

姬音預不擇遠近。商人不醜耻辱。戎士不愛

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去聲皆為利

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音稅栖栖然

亦未為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

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鬪音達其

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驚。過九

軼二。翱翔萬仞。鴻鵠驂騮。且同侶。况跛音避

牂音羊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音因猶

若人之坐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音去食祿

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

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音黑人，其

何已乎。傳曰：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

屈一伸，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

及遠矣。士褐衣縵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

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及其出

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

知不及

遠矣。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

死利。駢拇篇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

於東陵之上，野語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

士尚志，聖人貴精。叢談曰：衆人以毀形爲耻。

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

惡。音汗。范睢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叔孫敖

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南華經曰：肩

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

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

用心獨奈何。叔孫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

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

之非我也，而無憂色矣。吾何以過人哉。且不

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我乎，忘乎我在

我耶。忘乎彼，方將躊躇，方將非樂卑賤而

惡音汗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傅亮曰：昔之

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

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

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綬。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哉。故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音扶郊祭之牛。食養暮年。

衣去聲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

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

南華經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

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去聲秦。席天下

之勢。志小萬乘去聲。及其囚於圜音零。圜音語車制

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

徑。不可得也。衛鞅傳曰。商君既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涂廣曰。黽。或作彭。吳起傳曰。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李斯傳曰。二世二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哉。蘇秦吳起

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

慕榮。以汲其身。從去聲車百乘去聲。曾不足以載

其禍也。傳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

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

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

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

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

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

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

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

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

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傅亮曰。夫四道好謙。三才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郤。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狗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會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以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

古史考曰。伯夷

叔齊。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雜篇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

有。蘇秦張儀。知去聲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去聲之

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

士也。拾遺記曰。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

非聖人之書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辨。即探胃內得二卷說書。言

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論衡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天。皇之紀。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夫

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為下

也。今舉亡音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布衣穿履

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

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音縱顯於趙。張儀以衡音橫任

於秦。司馬貞曰。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

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方此之時。非不尊貴

也。然知去聲士隨而憂之。知夫音扶不以道進。必

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

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

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

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夫

扶音音行者。先全已。而後求名。仕者先辟音避害。而

後求祿。曾子曰。飛鳥以山為卑。而尸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

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

至乎。潘尼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

夫音扶香餌音貳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

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音扶為烏鵲魚鱉

食香餌音貳而後狂飛奔走，遜身屈遘音迤。

無益於死音貳。吳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死於美食，

網羅之鳥悔不高飛。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

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

盜不足償於臧獲臧獲奴，妻子奔亡無處所。

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

乎。蔡澤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

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大夫曰：文學高行，去聲矯然若不可卷，盛節

潔言。皦音皎然若不可涅音乃，結友。詩云：我

而不緇，皦音皎潔白貌。然戍音絮卒陳勝，釋輓

挽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秦

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乃入

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

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

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勝。李奇曰：欲張大其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去聲。

顏回仲由皆孔子弟子宰相去聲列臣之位也奮於大

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

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古字假借

氏之禮器詩書委質音至為臣質即贄也古字假借正義

曰贄之為言至也自五玉五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其君者也古之欲仕者

出其疆必載贄而行故孔甲為涉博士陳勝謂為臣者曰委贄也

字涉孔鮒字甲孔子之八世孫卒俱死陳也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

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

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顏師古曰蠶食謂漸吞滅之如

葉也并吞戰國以為郡縣秦紀曰始皇二

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

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

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内蒙恬治兵於

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楊雄曰神明所祚兆民所托罔不云

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邪荒岐雍之

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

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平始皇

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騫起翦悒賁之用

兵。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崇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書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陳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

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

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

王也。司馬遷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

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子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薦紳先

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孔子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幾成湯文

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音洛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去聲雖有伯夷之廉不及。

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去聲

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

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

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

重欺給音怠亦欺也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

死。儒林傳曰。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太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

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太皇

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盡下趙綰王臧。後皆自

殺。主父偃傳曰。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偃為謁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

其口。賂遺累千金。元朔二年。主父偃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使

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乃自殺。有司以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

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

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東方朔自稱辨略。消堅釋石。

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去聲。狂夫不忍為。風俗

通曰。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驚者。於是朔請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學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詔拜以為郎。嘗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楊雄曰。朔恢誕多端。不名一行。

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况無

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

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去聲。夫音扶。服古

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矣。故君子

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人

訓曰。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素盞親

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

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去聲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為私家之業也。主父傳

曰。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詔拜偃為謁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親不以

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鷄廉。患在位者之虎飽。嗑音益咽於求覽。無所予遺耳。曰。嗑咽也。爾雅曰。嗑覽。通作攬。撮持也。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音徒無曠地。無游人。故非

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
獲。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
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
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
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傳曰。土之

禾。君之明者善養士。李尋曰。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
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音不顧。而暇

耕乎。修務訓曰。禹沐浴霑雨。梳櫛扶風。決江
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

載。隨山梨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聖人不
貴尺璧而貴寸陰。是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
弗取。冠挂。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
而弗顧。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

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而不用。然

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

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貴德篇曰。聖人見天

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
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其道之一行而

得施其德。使民全於生育。丞庶安土。萬物熙
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

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
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

士法焉。讀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至公篇曰。夫

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聖賢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平傳去聲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

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去聲

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

學則亂之道也曹劇曰君子務治小人務力繆稱訓曰教本乎君子小人

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

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

公儀為相去聲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

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

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

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音仲尼之門

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去聲而隨

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

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音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

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說林訓曰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故會

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

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說山訓曰曾子

攀柅車引輔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

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淳于髡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

而况君人者也意未誠與平聲何故言而不見從行

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

能正不食諫諍之君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

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也說林訓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

國同道難與為謀雜言曰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

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故桀有關龍逢而

亡夏殷有三仁而商滅節士篇曰桀為酒池

足三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

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
 華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
 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論語陰嬖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刻書。出地庭
 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龍逢之後。庚
 子旦庭中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
 我必見禽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不患
 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
 傳曰。昔戎將由
 余使秦。秦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
 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
 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布衣之所
 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
 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
 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姪其志。亂其政。其臣
 下必疎。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

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
 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
 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姪縱。卒馬多死。由余歸
 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為上卿。遂
 并國十二。辟地千里。千金書曰。管子束縛在
 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
 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
 也。射我者。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
 者。也。君若得而用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
 公不聽。強相鮑叔。鮑叔固辭讓弗相。桓公果
 聽之。於是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
 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轡其
 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
 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灌火。纍以犧假焉。
 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
 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
 專。故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
 予。管子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

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楚莊王曰世不絕聖國不絕賢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王符曰夫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仲長統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

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也

楚國泰族訓曰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

十說而無所遇離騷經序曰楚襄王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

故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

燕惠王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

去聲

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

修務篇曰腹劔者期於鈺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驕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

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

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

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哀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也。傳曰：趙王以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調瑟耳。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也。

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

軻見賤於諸侯也。

班固曰：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危陳，奸七十餘君，無所遇。趙岐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上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以干時，惑眾者非一。孟子憫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干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

而聾人不能聞。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秦族訓曰。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

夫音扶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音因。聾何特。蟬之不知重音平。雪耶。秦族訓曰。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者。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齊俗訓曰。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足與論至。繆稱訓曰。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特者。不可與言大。南華經曰。井蛙

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隘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寒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音扶以伊尹之知音去。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張子曰。桀

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察之。雜事篇曰。荆人卞和得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

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是以荆和抱璞

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

曰。安得臯陶而察之。雜事篇曰。荆人卞和得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

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

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未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陳元曰：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楚辭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者不疑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飲其醞？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夫音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君道篇曰：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

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尊賢篇曰。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雜事篇曰。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遂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

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劉峻曰。薰猶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渾敦擣杙。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

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

調也。雜事篇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

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

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

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

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秦族訓曰。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人間訓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去聲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

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秦族訓曰。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

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一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伊尹殷湯之臣周公旦召公奭周武王之臣太顛閎夭周文王之臣也

文學不中去聲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悅音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音潮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

位危主術訓曰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

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

之輶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正

諫篇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

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

緯以成緯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固有受而不

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韓嬰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斯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海

姓絕逆天道至斯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海

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葵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晏子曰。下無直辭。上有隱君。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聲稱為賢君。

魏世家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

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任座。座起而出。次至翟璜。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仁君。文侯曰。善。復召任座入。拜為上卿。素益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

素益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益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益兄噲。任益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嘗目送之。益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

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素。益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益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素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益結交。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孫叔敖曰。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南華經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正諫篇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穀。祿也。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音扶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鹽鐵論卷之五

鹽鐵論卷之六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去聲之才。可南面者

數人。雜言曰。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

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

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

處。武王處鎬。鄴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

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可政事者。

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

於齊。田常作難。去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

殺於檀臺。人間訓曰。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二子者甚相

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

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

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

生也。指武篇曰。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

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

旌節母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

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子路仕衛。孔悝

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子路仕衛。孔悝

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殖於衛。子貢子臯

遁逃。不能死。其難。去聲。檀弓曰。孔子哭子

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

之矣。遂命覆醢。盜跖曰。子以甘言說子路

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

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

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是子教

之不至也。至公篇曰。子羔為衛政。則人之

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

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

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

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

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

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

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

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

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

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音甫之賢。而不早任。故

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亂。尊賢篇曰

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公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有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

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急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而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公蚤任孔父。將靖鄰國。而况自存乎。衛君近佞。遠去聲賢。子路居

蒲。孔悝音恢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

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仲由傳曰。子

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

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

而入。造蕢贖。蕢贖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贖弗聽。於是子路欲

燔臺。蕢贖懼。乃下石乞壺。壓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

死。正諫篇曰。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

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

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

可不察也。二子者有事而不與音預其謀。故可以死。

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泰族訓曰。舜許由。異

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范縝曰。丘旦殊姿。湯文異狀。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

也。猶馬殊色。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驕駟駃騠。俱致千里。晏

嬰不死。崔慶之難。去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

之亂。可謂不仁乎。雜事篇曰。齊侯問於晏子

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

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

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義勇篇曰。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綬而垂。其僕將馳也。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宋世家曰。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

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劉毅曰。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風俗通曰。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壘。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子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墮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

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

與音

壤同。反質篇曰。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今

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

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鉛。沿刀飾嫫母。畫

壤音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

流波。則沮矣。皇帝謚曰。嫫母。黃帝次妃。許慎曰。古之醜女。班固曰。詠雲

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觀為珍。王褒曰。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鬼善

譽者不能掩其醜。孟嘗君客曰。臣之來也。

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

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

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土耦人

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

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

泛泛乎。不知所止。夫音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

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鷄。難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冉有

有美玉。不刻鏤。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謀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又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

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持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和氏之璞。天下

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音音天下

之姣音交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

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莊子曰。毛嬙西施。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莊小疏曰。毛嬙。越王嬖妾。姣。美也。香澤者。人髮恒枯

悴。以此濡澤之也。韓非子曰。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子夏曰。

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

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

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去聲學問。專以

己之愚而負荷音賀巨任。若無楫音接舳音音濟江

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

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

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

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

之門。然攝齊音咨師友。行行音沉爾鄙心猶存。

行行剛健貌。仲尼弟子列傳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狼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建本篇曰：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鍤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貴德篇曰：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

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宰予晝寢。論語筆解作晝寢，謂以五色畫其寢室也。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

之墻，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

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

脂鏤音陋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

香澤不能化媠母也。修務訓曰：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

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啖睽哆囁，蘧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媠母也。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

宗祀上帝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

以祀上帝。修務訓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若使美人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

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

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

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石。籠蒙

目視。冶由笑。目流眇。口曾撓。奇牙出。鬢舖搖。

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亦無不憚

怵。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

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使二人

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

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子思

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

思。不若學之速。吾嘗歧而望。不若登高之博

見。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

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

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

以厲心。韓嬰曰。劍雖利。不厲不斲。材雖美。不

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

善道。不學不達其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

加則為宗廟器。否則斲養之豐。音才。張耳傳曰。斲養

卒。斲者。養馬之役也。韋昭曰。斲薪為斲。炊烹為養。于越之鋌。音定。不礪

豐。器破而未離者也。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

主服而朝。音潮也。夫音醜者。自以為姣。音交。故不

飾。愚者自以為知。音去聲。故不學。觀笑在已而不

自知不好去聲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

宰我以柔弱殺汜論曰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和太

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

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

乃能成和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

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

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

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

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

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

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

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

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於為剛毅

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使二子

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

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已不能以已之從人

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賈市也此其所以

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覩

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音晚鹽車垂頭於太行音杭屠

者持刀而睨音義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

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王逸曰。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

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音斤。

駿才也。非文王伯樂。音洛。莫知之賈也。伯樂。姓孫。名陽。

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天熙。一作天

駟。孔子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夫

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遇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

矣。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王不見代。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旦立於市。人

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韓嬰曰。明主

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

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為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姣好耶。則太公

年七十二。齒然而齒墮矣。然而好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

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

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

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汗明見春申君。侯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

大息矣。汗明慙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

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

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

君

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貯衣以繫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湫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滿夜僕。使得為君。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高鳴屈於梁乎。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季路死。孔子哭之曰。孔父音累。噫。天祝予。天祝予。孔父音累。華督之難。去聲。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豔。宋督攻孔氏。殺孔父死。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死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史書弒其君。春秋曰。春王正月戊申。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義勇篇曰。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

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者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秦族訓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

有以蜂蠆音瘞介毒而自害也。蠆。螫虫也。介。大也。東

海成顛。音雄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

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

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音寘害不恭。

刻轢音力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音襁

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

功業所至。而見兩觀之殃。去聲。家語曰。孔子

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崔豹古今注曰。古者帝居。每

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標表宮門。登之可以徧觀。故謂之觀。懸法象處也。身得

重罪。不得以壽終。徼音堯而以為知。去聲。訐

音居。謁反。而以為直。不孫音遜以為勇。其遭難去聲

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已

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疆禦。不

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

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衆狂所排也。其所以

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張儀曰。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莊生曰。三人成虎。十夫採樵。衆口所移。毋翼而飛。雜言曰。百人操觚。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中山靖王曰。夫衆煦漂山。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蒸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

夫音扶。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

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趙奢傳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

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

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

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

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

富而府庫實。范睢行之穰侯。范睢傳曰。范睢日益

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

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

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

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

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

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

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

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

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悼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五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國。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二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

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反。諸已而行。去非於人。

執政之大失也。夫音扶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

譖也。雜事篇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

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

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逐於外。乃作

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

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

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

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
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
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
儀已去大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
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
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為可
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
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羣臣諂誤懷王不察其
罪反聽羣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闇王亂
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于
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
獨醒世皆濁吾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
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冷更事之
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
之中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韓非子曰
而死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管子鮑叔
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
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入事一人

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
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
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
不能自後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
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
裘而不售士自譽便而不信者也詩傳曰鮑
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
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
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
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齊
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
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
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
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
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
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
面而霸矣尊賢篇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
以為賢於已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

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烏音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去聲。史曰。文

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

鈞。結髮。猶言總角。少時也。循環。言其旋繞。往來無窮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

回均調之義也。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

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

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衆

口囂囂。不可勝音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

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

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所由不同。俱歸於伯音。而必隨古不革。襲

集音。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齊俗

訓曰。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

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

勢之變也。韓非子曰。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

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故或作之，或述

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

對三君殊意，晏子相去聲三君異道，非苟相

反。所務之時異也。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

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

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

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

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漢武帝曰：五

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曰：論

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臣

贊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

晏嬰傳曰：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

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

行；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晏子春秋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

不同心，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

相及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公卿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去聲。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

修務訓曰。昔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陳元曰。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董仲舒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

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衰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上自

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

秦王變法而亡。主術訓曰。今夫權衡規矩。一

為吳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語曰。詩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詩

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為哉。牛贊曰。國有固籍。兵

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故利不百者不
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杜摯曰。法古無過。修
禮無邪。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
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
者。吏習而
民安之。

丞相去聲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

舜之德。無益於治。寰宇紀曰。西施。施其姓

家。西施家。越王於苧蘿山得採薪之女西
施。飾以羅縠。教以行步。習於士城。臨於都
巷。三年學服而獻吳王。吳得西施為築姑
蘇臺。說山訓曰。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
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今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

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

音音倉也。夫音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武

靈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
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
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
便其用。故理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
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
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
多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
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
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
足以制今。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

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

愚者果所聞。衛鞅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
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

禮。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言。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

法立。然後民信之。

呂氏春秋曰。舟車之始見也。三世而後安之。夫

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衛鞅傳曰。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

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蓋遷之於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城。其後民莫敢議令。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

大。獻音銳知音去聲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墮。名立

而不頤。小人知音去聲淺而謀大。羸音縲弱而任重。

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凡論曰。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

鞮躄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
免於車裂之患。蔡澤曰。商君為孝公。平權衡。
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
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

因於已。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
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
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

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
不畏其刑。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
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
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

於民也。衛鞅傳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
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謂曰。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
以百姓為事。而大築異闕。非所以為功也。刑
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
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有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
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
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
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
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
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
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故。夏后功立而王。去

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去聲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

於實，繁於樂音洛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

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

古而言訾音紫，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比人

本狂，以已為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

死於匈奴也。平準書曰：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

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餘，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臆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張湯傳曰：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

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處其位而非其朝。音潮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坊。古防字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堤。古隄字坊。古防字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堤。古隄字坊。

古防字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防。古本作坊。坊。水者也。坊。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譬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賈生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

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

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崩。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舉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墮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

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

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音社稷

也。賈山曰。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

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

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

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

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路溫舒曰。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

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

於篲。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故聖人

實內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為政必先誅之為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

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音扶公卿處

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諛

諛音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又乃巧也。故知

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力

反息列縲音扶悲夫音扶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也。古者

丞相去聲史曰檀柘而有鄉音九葦音委而有

藁通作言物類之相從也。說林訓曰橘柚

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齊策

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

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

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

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

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

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

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

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

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持七士

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

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

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今先帝躬

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

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

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

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

阿是也。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

反之。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

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

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

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號令

文章。煥焉可述。尊賢篇曰。人君之欲平治

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

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

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

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

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

欲霸王者託於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

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

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

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

去也。賢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不肖者知

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

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

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

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

流。班固曰。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土。故能成其治。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

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王粲曰。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

天。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

故邪臣得間。音諫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堯誅。趙

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誦語曰。未見君子。不

知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胡公切此之謂也。

丞相去聲史曰。堯任鯀驩堯得舜禹而放殛

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

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

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

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

坐訕上。故驩堯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

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

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

勝。服義不耻窮。若相迷以偽。相亂以辭。相矜

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

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問問。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益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夫音扶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去聲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泰族訓曰。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趣行踏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

居。或縱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去聲又從而順之好。去聲須臾之說。不計其後。君子之為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丞相去聲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

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

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

以治官。故飯上聲藜音糲音者。不可以言孝。

藜。蔬菜也。孟康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斗粟七升米為糲。妻子饑寒者。

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

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

矣。韓嬰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

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

國者。不可以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

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

必錦繡也。韓非子曰。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以已

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

足以順禮。歠音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子路曰。傷哉貧

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歠首足形還葬而無

停。稱其財。斯之謂禮。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去聲不

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

次養

去聲

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

去聲

雖不備可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

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

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禴祭也

反質篇曰。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

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上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齊

成。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

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

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

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全之。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

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

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故富貴而無禮。不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

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

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

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

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為

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

也。成人之道也。

丞相去聲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

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吹去聲

以養去聲口。輕暖以養去聲體。曾子養去聲曾皙。

必有酒肉。無端綽音問雖公西赤不能以為

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去聲禮無虛

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

餘而養去聲不足。寧養去聲有餘而禮不足。夫

扶音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音辣雖備然

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

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

父母也。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左傳曰。冬。王

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

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

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

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

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

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曰。王

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曾子

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君子

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去聲。夫音嗟來而招之。投

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雜事篇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

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

之曰予唯不食嘑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

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坊記

曰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齊俗訓曰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

也。

丞相去聲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去聲次

祿養去聲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

次也夫扶音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

世者高堂邃音宇安車大馬衣去聲輕暖食

甘毳吹去聲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

且無暮食音藟者葷茹音膾音臘

而後見肉漢儀注立秋驅膾蘇林曰驅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

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驅膾之祭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

風俗通曰。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臙臙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臙臙。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臙臙。臙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臙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臙也。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

雖有富貴。由猶躐音卒躄音脚之養也。高臺極

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

也。何故常盛音成不道之物。詩傳曰。田子爲相

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

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夫。扶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

身且死禍殃。安得臙臙而食肉。曾參閔子。

無卿相去聲之養去聲而有孝子之名。尸子曰。曾

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

之高卑。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

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金。尚欣欣而喜者。

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姚賈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劉向曰。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故禮非而養。去聲豐非孝也。涼困。丘倫而以養。去聲非孝也。

曾子曰。亨執羶薊。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也。幸然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丞相去聲史曰。上孝養。去聲色。其次安親。其次

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泚。音水伍被邪

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

呂步舒弄口而見戮。陳餘傳曰。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

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伍被傳曰。伍被

為淮南王安畫謀反計後事發覺被詣吏
 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
 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弗誅張湯進曰被首
 為王畫友計罪無赦遂誅被主父偃傳曰
 元朔中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使人以王
 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
 王論死乃自殺上聞大怒迺徵下吏治偃
 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
 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人
 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
 偃董仲舒傳曰呂步
 行身不謹誅及無罪
 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
 行禮養去聲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
 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

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去聲不勇事

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

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孟子曰今之士今

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今子

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

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

共音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

也。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

鹽鐵論卷之六

